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0

司馬遷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0 司馬遷 田版社

司馬遷



■ 印 翻 勿 請

有 所 權 版 ■

司

馬

遷

——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110

出 著 主

編：梁
者：吳

人 出 季 實

版 版 社 桓 秋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二樓
電話：七〇三三三三
郵撥：一〇三三五二五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李林

樹

一旺

律律

師師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定價：120元（平裝）





司馬遷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110

司馬遷

世居龍門司馬氏

西元前一四五年與龍門……………五

司馬氏……………九

他的父親司馬談……………三

壯遊東南是少年

黃老與孔孟……………一五

兩位名將……………三



開始大遊歷·····	三〇
汨羅江畔·····	三五
高祖的故鄉·····	四一
侍從君側爲郎中	
郎中·····	五一
李廣之死·····	五五
關於封禪·····	七〇
奉使西南·····	九二
父親的遺命·····	一〇六
繼續扈駕旅遊·····	一二三
繼承父業任太史	
太史令·····	一二八



年譜·····	一七〇
後記·····	一六七
龍門結語·····	一六四
報任安書·····	一六一
巫蠱之禍·····	一五九
巫蠱奇冤報任安	
受腐刑·····	一四八
李陵敗降·····	一三三
序幕·····	一三八
飛來橫禍李陵案	
執筆寫史記·····	一三三



世居龍門司馬氏

西元前一四五年與龍門

西元前一四五年，距今約廿一個世紀以前，東西方兩個世界正在分別孕育屬於他們的震撼性時代。

在東方，劉邦領導淮泗集團所創建的大漢帝國，業已度過它的一甲子生日。這個由一羣草莽英雄，甚或流氓，加上下級官吏所建的帝國，一方面是時勢所趨，另一方面是本身能力不足，六十年來一直採取以因循爲最高指導原則的黃老政策。不干涉主義使戰國時代不少餘風，在社會中復活，分封在各地的王族諸侯，紛紛吸收一些游俠人物，養士自重，對中央政權形成嚴重之威脅，最後終於爆發七國之亂。

這一年，這樁亂事已平定了九年，再過五年，文景之治就要結束。這個治世，爲漢帝國蓄養

了龐大的國力，同時在它結束之前，把黃老之治引發的副作用也加以剷除。使漢帝國真正成爲中央集權之統一國家。等着一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來揮霍這筆可觀的財產，這個超級皇帝就是漢武帝劉徹，這年，他還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太子。

在西方，共和時代的羅馬，已發展了三、四個世紀，控制整個義大利半島也已達一個世紀。這一年的前四年（西元前一四九年），羅馬人在「迦太基必須滅亡」的口號聲中進行第三次布匿克戰爭，而在前一年（西元一四六年）徹底的把迦太基消滅，掃除了擴張障礙，進入希臘化世界。準備迎接九十年後的凱撒時代，及一百二十年後的羅馬帝國時代。

可惜，這兩個東西方強國無法交通互訪。這一年，一位東方帝國盛世的見證人司馬遷，就降生在長安東北方的龍門（今陝西省韓城縣附近）。他的一生，耳聞目睹整個漢武帝時代之盛況，巡禮了春秋戰國，甚至黃帝以來的古聖遺跡及古社會種種遺痕，在那個承先啓後而富開創性的時代，他將漢以前的歷史作一總整理，把當代史實作詳盡之敘述，並以他可知範圍的世界性眼光，旁及亞洲鄰國，完成一部震古鐸今的鉅著——「史記」。

他是個極重視實地採訪的史家，要不是碍於科技未發達，以他著「史記」的眼光和氣魄，還真可能會爲後世留下「希臘羅馬列傳」之類的史頁呢。

一部「史記」除了司馬遷個人的才華、見識以外，它包含了西漢文化的浪漫色彩，但也隱含着這部鉅著背後的血淚、心酸。前面，我們已大略指出司馬遷步上歷史舞臺的時間、位置，這個

位置告訴我們那是個大時代，它會造就大國臣民的寬濶胸懷和遠大眼光。但由於漢朝皇帝祖傳的猜忌、刻薄，卻注定那個大時代的大天才所要面對的大危機。這個危機，我們在後面會慢慢的去發掘。我們先來看看「人、時、地」中的第三個要素——他步上舞臺的地理位置，告訴了我們些什麼？它隱含什麼玄機？

司馬遷出生在龍門。滾滾黃河從青康藏高原流到隴西高原，然後轉向東北繞個彎兒，形成奇妙的河套以後，再向南流，將晉陝高原割裂成山西、陝西兩部分，而在轉向東，下太行山之前，有個不容易通過的水險，那就是龍門。相傳是大禹治水所鑿，原來是一座山，就叫龍門山。被一分爲二後，分跨黃河兩岸，黑河過了這個龍門口，就山開峯濶，河水豁然奔放，聲如雷鳴。河中魚類都無法游過去，說是游得過去的就是龍，所以世稱登上高位或科場得意就叫「登龍門」，或「鯉躍龍門」等等。又因爲司馬遷出生在這裏，也有人逕以「龍門」稱呼他。

在龍門南方，黃河轉折向東，納其支流渭水的彎道附近，有一關一山是自古以來極重要而明顯的政治與文化之分界線，那就是史稱「殺函之險」的函谷關，和杜甫詩「諸峯羅列似兒孫」的西嶽華山。

我們常聽說的「關東」「關西」和戰國以來所稱的「山東」「山西」，就是指這個關和這個山。有人說「山」指太行山，是不對的。（政治中心移至北京以後，近世所稱的關，則指山海關。）

在「戰國策」或司馬遷的「史記」中，那些專門愛論天下大勢的縱橫家，分析起局勢來，都會提到這個分界線。大體而言，在上古時代，關東是已進入農業社會的漢族中原文化之活動區域。（中原是與邊境及蠻夷相對而言）。關西則是以游牧爲主的戎狄文化活動區。

到了春秋時代，關西由於秦襄公協助周平王東遷有功，升格爲諸侯。經過幾代努力，不但把西邊蠻族（西戎）地區統一，而且把勢力向東拓展到華山。不過，西元前六三〇年前後，秦穆公大力推行的東進政策，終於在一次決定性的交戰中被晉國所阻擋。從此，秦國專心在關西地區發展，稱霸西戎，一直到戰國初期，兩個世紀當中，關西的秦國採取閉關自守政策。關東諸國還時常把它當成蠻族看待。

後來關東地區在豐富的物質條件基礎上，產生百家學說，關西則在幾位卓越的君主領導下，吸收關東文明，但獨尊法家，厲精圖治，配合在邊地長期培養出來的尚武精神，最後征服了關東諸國而一統天下，並把政治中心設在關中（指函谷關至隴關之間，也可說即今陝西省），這個政治中心風光了一千多年而不衰。

以現在的省分區劃來看，關東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東、江蘇、安徽等省；關西則包括陝西、甘肅、四川等在內。

據傅樂成先生研究，一直到漢代，關西仍然是個特殊地區，文化上與關東截然不同。就人才而言，關東出相，而關西出將。又由於始皇過激政策，使關東六國後裔揭竿而起，並使關西人變

成被服者，因此，雖然這個尚武文化區域出了不少卓越將領，卻在偏差的地域觀念作祟下，沒法獲得政治上的平等權利。

攤開地圖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的出生地龍門，正好就在關東關西交界線接近中央的位置。是的，這是一道門，它可以盡窺關東、西的一切，如果說上帝把這位曠古奇才送上歷史舞臺的地點，對臺下的觀眾有所暗示的話，也許這就是個看天下事、記天下事最佳的位置吧！可是，上帝安排的這齣戲似乎將是一齣悲劇。因為龍門雖在交界地帶，但仍屬關西地區，以當時的地域觀念而言，他是被征服者秦人的後裔。上帝賦予他的浪漫個性，同時伴着「命運」交響曲三短一長的不安音符。他是注定要捲入一件關西軍人世家所發生的案件中，而無助地接受了慘無人道的刑罰。這個悲劇是不是不够悲壯呢？因為他沒有為朋友慷慨就死，卻卻受辱求生。不是的，我們不是也能從他的鉅著「史記」中，感受到那個「壯」的餘震麼？因為他的求生，是回過頭來，重拾那枝「亂臣賊子懼」的史筆，指向千古，面對萬人。這豈不更壯？

司馬氏

「西元前一四五年」及「龍門」的啓示我們暫且按下不表，當作伏筆。我們先來看看司馬的家世。

首先引起我們興趣的，該是他的姓「司馬」，論列姓氏的源流，那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只能說，中國到了周代，由於人口繁殖漸多，原有的單純封建制度無法適應社會需要，於是由姓演化出氏族系統來。姓是原始族號，氏則是其分支，最初也是由分封而來。有以官爲氏的，也有以封邑爲氏的，司馬就是以官爲氏，司馬是官名，掌軍事。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氏族之始，多不可據」，很多關於氏族源流的論著，往往都是牽強的說法，難以採信。

司馬遷對司馬氏的起源，在「史記」的自序中曾有所敘述，但留下不少問題，他的家族譜系實在也很難追究。粗略的說，太早的不論，他的姓司馬的老祖宗雖然是個管軍事的官，但後來不知到那一代改行，作周朝王室的太史，後來逐漸分散到各諸侯國，那就各行各業都有了。

在秦國的司馬錯，是他比較早而可信的一位先人，大約早他一百八十年，是那位一上臺就殺商鞅的秦惠王手下大將。他曾經和主張連橫的張儀，爲了攻打韓國，還是攻打當時在今四川成都一帶的外族小國蜀國的決策問題，在秦惠王面前展開辯論。張儀認爲伐韓可以乘機脅迫鄰近的周王室，然後可以挾天子以令於天下，是進行王業非做不可的一步。司馬錯則認爲「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而且挾持天子，會引起六國反感，正好以爲藉口合力對秦。因此，他主張伐蜀，不但有具體的經濟利益，而且不會引起六國的注意。

這個有遠見的論調，當場獲得秦惠王的同意。就在那個時候，蜀正好和在今重慶一帶的另一小國巴國相互攻擊，於是司馬錯就輕易的把她消滅並併吞其土地。司馬錯可以說是漢族經營四川

的第一人，他在勸惠王伐蜀時曾說「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即青海，指成都一帶）而天下不以爲貪」，後來秦國能够兼併六國，他這個富國以強兵的重經濟策略，說實在的，也占有一些功勞。他就是司馬遷的九世祖。

司馬錯以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他是曾在長平之役坑了趙國四十萬士卒的秦國大將白起之部下，長平之役他也參如了。也許是因爲與白起的關係相當密切吧！所以後來白起高呼「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被秦昭王賜死時，司馬靳也陪着被賜死。

司馬靳的孫子叫司馬昌，曾在秦始皇的政府擔任相當於現在礦務局長的官，主管鐵礦事務。司馬昌的兒子，也就是司遷的曾祖父，叫司馬毋憚，他做過「漢市長」，所謂「漢市」，有人說是地名，「長」呢？秦漢的縣官，治理萬戶以上的叫「令」，萬戶以下的叫「長」。這麼說來，他就是個縣太爺。可是另外有說法，說長安城內有四個市（市場？），他是這種「市」的市長。不管怎麼說，他是個公務員，官不大。

司馬遷的祖父叫司馬喜，他似乎沒做過什麼特別的事，司馬遷只說他曾獲得「五大夫」的爵位。接下來，就是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

整個看起來，他可知的祖先，除了司馬錯曾經有過顯著的事功以外，其餘大都是中下級的官吏。他們是司馬氏離開周朝王室以後奔向秦國的一支，世居龍門一帶。說起來，他的祖先成了秦人以後，似乎沒有重操他們更老的祖宗在周王室擔任史官的事業，一直到他的父親司馬談，才又

重回舊業。

他的父親司馬談

這位重回遠祖舊業的司馬談，才是真正把司馬遷導向偉人偉業大道的關鍵人物。同時，他對司馬遷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也許司馬遷在私人方面不便多費筆墨，關於他的父親，在「史記」裏並沒有詳細敘述，所以他的生年無法考證，只知道他死於西元前一〇年，即司馬遷卅六歲那年。他於漢武帝建元年間擔任太史令，確實的年代不知，大概是在武帝登基後一、兩年內，也就是司馬遷六、七歲的時候。不過，關於他的思想，「史記」「太史公自序」錄了一篇他寫的論文，這篇文章非常有名，也非常有價值，叫「論六家要旨」。他把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術，整理出一套系統，井然有序的對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學說，作簡要而一針見血的總評。他最推崇的是道家，而批駁最多的則是儒家。他認為各家有個通病，就是過於偏狹，沒法靈活運用，只有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而且「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換句話說，就是最具有綜合性和最富於彈性。照這個說法，如果「道家哲學就是過來人的哲學」這句話是正確的話，那麼司馬談的眼中，道家可真就是從儒、名、墨、法、陰陽，各家「過來」的哲學了！他盛讚道家「無爲而無不